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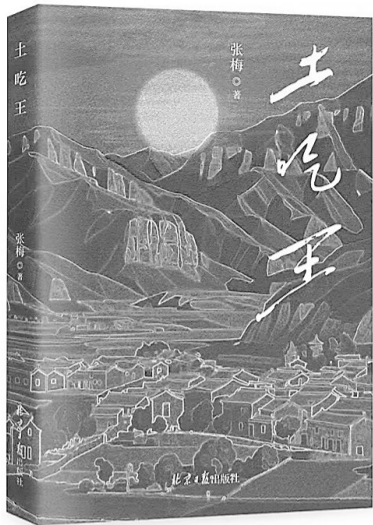
# 触摸大地深层的温度

——张梅小说集《土吃王》读札

□阿英

土地既粗砺又含慈悲,扎根于土地的生灵们被命运浇灌以寒凉,被人性普照以暖意。我市小说家张梅近期付梓的小说集《土吃王》,以人物与土地之间紧密交织的叙事手法刻画了众多角色在这片土地上的成长、挣扎与蜕变。作品浸透了土壤的底色,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读者从中能真切感受到太行大地的温度与脉动。

中篇小说《土吃王》以扎实的文字与厚重的情节将灵龙镇100多年来的抗争与生存的故事呈现出来。作者将家国与民众命运的宏大叙事巧妙地转化为对粮食这一基础生存资源的激烈控制与争夺,宋义的投亲之路因为粮食的匮乏而倍加艰辛;张广财听说“大批的东北官兵和百姓涌向了平津”,就寻思着“趁机贩粮进城,一定会赚个盆满钵满”;孟老蔫没有粮食还给“鬼爷”,竟欲以女儿红草抵账;赵团长作为一个小军阀,也急于搞到足够的粮食来稳住军心……粮食不仅仅是滋养生命的物质基础,更成为了家国兴衰、民众安危的晴雨表。小说里的“粮食”已经不只是果腹之物,争夺粮食就是争夺彼此的命运,拥有粮食就是拥有自己的主宰权,质朴的粮食此时拥有了刀枪般的尖锐质地以及铁血般的残酷色泽。通过对粮食争夺的细腻描绘,作者不仅呈现了生存压力下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更深刻揭示了国家命运与民众福祉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土吃王》中,被粮食滋养过的人们朝着火种光芒的方向迈进。当初,在好不容易得到4袋粮食后,宋义却毅然决定



留下两袋给“几拨儿到太原投亲的难民”。后来,宋义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最终,他用连环计消灭了一个小队的鬼子以及几百名伪军。

《土吃王》的其他角色,包括刘文定、张广财、采童道长……都在作者的刻画中,拥有清晰的眉目与可感的个性。他们的行事逻辑纠缠了身份与性格、历史与地域等诸多要素,尤显丰满而真实。这些角色沿着各自的轨迹,如密集的水网般行走出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交织的脉络。在小说的结尾,所有看似各自为战的情节线逐渐如绳索般拧为一股,把故事推向高潮,汇入主线的江河,奔腾恣肆。《土吃王》的故事线排布可看出作者巧妙的构思,实际上,其人物与情节完全可以支撑起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

在时间轴上,《土吃王》也打通了足够长的隧道。故事的主体发生在“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前夕,但作者通过插叙补叙,不断拓展着时间的疆界。先是由采童道长将故事的“前传”上溯至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又在结尾处把时间线牵引到“三十年后”“前些年”“现如今”。小说因此有了时间上的纵深感,从而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叙事框架,兼具了历史性、时代性和地域特色。

《谁的钱》《路边遇见你》《还要走多远》等作品虽情节各异,但均呈现出城乡之间的牵扯和纠葛。通过城乡生活的对比与交融,作者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展现了一种超越地域界限的人文关怀,读者在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城乡变迁中的时代脉搏与人性温度。而《创业的天》《回乡》则为脱贫攻坚这一时代主题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与深邃的情感色彩,透露出作者对这一重大社会题材的关切,揭示了这一伟大事业背后的幽微之处所蕴含的人性光辉。《老十》以温婉中暗藏锋利的笔触细细勾勒了基层环境的复杂面貌,《海棠枯萎》中职业女性的生存现状被赋予了深刻的情感共鸣与理性的社会洞察。

整体而言,这部小说集是一幅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画卷,作者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精湛的文学技艺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娓娓道来,既有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当下生活的敏锐捕捉。通过这部小说集,读者不仅能领略到这片土地独有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底蕴,更能深刻体会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与相互映照。

## 一脉药香岁月长

——评《祁州药人》

□史春雷

《祁州药人》是安国药商马世昌撰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2024年6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1万字,48章,线索明确,人物不多却个性鲜明。

该书通过描写主人公冯有良本是一个土生土长、老实本分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影响下,在妻子王玉梅的鼓励下做药材生意,走上了药商的道路。作者从这一主线展开故事线索,让读者看到了最初从拿着镰刀锄头起家,到背井离乡闯荡市场,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艰难打拼,成为了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药人的奋斗历练过程,也展现出了从地道的庄稼汉转换成生意人的艰难的“迁徙”过程和人生酸甜苦辣的多味体验,让我们读到了时代潮流与小地域切口切人的具体缩影。我们从作者描绘的人物形象中看到了祁州(安国市)第一批药人的真实生活,读到了他们的形象和风采,也体味到了在祁州这一方土地上药人们的喜怒哀乐和爱恨交织的生存镜像。

《祁州药人》不仅得到了本地业内专家学者们的一致首肯,还得到了其他地市学者的一致好评。该书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这种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的小说界较为少见,在国内填补了中药题材的长篇小说空白,与此同时,作品也填补了近几年安国市文学界长篇小说的出版空白。

《祁州药人》的出版对安国市的文学艺术界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安国市文联主要负责人表示,安国将以《祁州药人》出版为契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大力弘扬乡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高站位建设文化安国,力争推出更具影响力的精品力作,在文化保定的建设中贡献出独有的安国力量。



## 我的读书故事

□杨艳敏

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读童话故事。

小时候喜欢抱着收音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每当夜幕降临,“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滴——”伴随着那清脆明快的旋律,我的童话之旅开始了。

我喜欢那个名叫小叮当的小木偶。“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作我的红衣裳,绿辣椒作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这是多么可爱的小木偶呀!它会唱歌会跳舞,会聊天会讲故事。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了,每天都跟着它在童话王国里漫游半个小时。

月光下的大海波涛汹涌,美丽的人鱼公主救起了善良英俊的王子。被小狐仙施了魔法而变小的男孩尼尔斯骑在家鹅的背上正跟随一群大雁向着北方飞去。匹诺曹说了谎话,鼻子变得越来越长。那时候我经常幻想着自己能得到那面会说话的魔镜、那把骑上去就会飞起来的扫帚,还有那朵能够帮助主人实现愿望的七色花。

长大以后我就开始买童话书来读了。我深深地爱着、向往着那个隐藏在

文字里的美丽而有趣的童话世界。那美丽的大森林、那宽阔的大海、那漂亮的邮轮和神秘的城堡,那可爱的豌豆公主、那可怜的灰姑娘和那7个被诅咒而变成天鹅的王子,这些景物和人物周身都萦绕着迷人的光晕,我想走近他们,和他们一样住在童话里。我喜欢读童话故事,也喜欢把那些特别打动我的故事抄写下来。我准备了两个硬皮笔记本和一支注满黑色墨水的钢笔,专门来抄写那些童话。我总爱把童话故事的名字用变体美术字来书写,让这抄写本身也像是一场奇妙的旅行。有时候我还会买来漂亮的卡通图画,粘贴在故事情节里作为装饰。

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很是辛苦忙碌,而这每一次阅读和抄写都会让我感觉放松和陶醉。

有了女儿以后我就有了一个可以分享童话故事的小朋友了。

最初是我给她读、给她讲。等到她上了学前班,她就可以借助拼音给我朗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邮局报刊亭的橱窗里看到了一本儿童杂志《童话世界》,立刻被它生动魔

幻的画面和灵动飞扬的文字吸引了。我们兴奋地买下了那一本并且毫不迟疑地预订了整整一年的。那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个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和女儿一起喜气洋洋地去邮局像取宝贝一样取回新一期的《童话世界》,我们把它捧在手上,小心地从封面看到封底,从扉页看到目录,贪婪地嗅着那沁人心脾的墨香。我们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兴奋地窝到沙发上,美美地打开那本崭新的《童话世界》。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女儿是一个热情的朗读者,她声音稚气却字正腔圆。每一次阅读都抑扬顿挫,非常投入和动情。我则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听得全神贯注、一心一意,从头至尾都是一动不动。这美好的阅读时光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神奇世界,我们沉浸在这个世界里感到心旷神怡。

直到现在,我热爱童话故事的心还是没有变。每每在恬淡静谧的夜晚打开睡前故事,甜甜地在耳畔播放,紧绷的神经一根根放松下来,旋转了一天的大脑仿佛吹进了清风,心情慢慢变得像没有风浪的大海,宁静而悠远。